

相声触网点击上亿，湘派相声迎第二春？

湖南相声剧场突围记：把观众从线下带到线上，一大批年轻演员崭露头角

“

英雄一去豪华尽，惟有青山似洛中。从上世纪末到新世纪初，湖南相声曾随着奇志大兵的爆红而迅速蹿红全国。彼时，歌厅文化繁盛，湖南相声也随着靡靡动听的歌曲声名远播。而今，短短十余年的光景，湖南的相声却突然在全国的曲艺界销声匿迹。说相声的人还在，可听相声的人却已不是同一拨。湖南的相声业，到底是不复昔日光景了。

近年来，随着一些专业的相声剧场如笑工厂、红星社的成立和红火，似乎宣告着湖南相声事业又一次春天的来临。

■记者 蔡旻旻

【英雄气短】

相声随歌厅文化没落

2016年3月1日，陈小锋乘着呼啸的列车一路南下，来到长沙，开启他崭新的逐梦历程。此前，他已经在北京的相声窝儿里浸淫了十数年，从2003年起，他就一直在师父李金斗发起成立的、北京第一家专业相声剧场——“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”工作演出，期间积攒了大量的经营理念与经验。2016年，他应师兄大兵的邀请，来到笑工厂担任总经理。

在陈小锋看来，湖南没有相声的根基，老百姓也没有欣赏相声的习惯，所以相声行业并不十分景气。“湖南原本是相声的不毛之地，直到1958年，郭新、吉马来到湖南支援相声事业，湖南才有了相声。”陈小锋告诉记者，在上世纪末和新世纪初，湖南的相声在奇志大兵的影响下，曾达到鼎盛。“湖南的相声是由湖南的歌厅文化捧红的，那时候演员登台机会多，可以慢慢磨。”然而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，湖南的相声随着歌厅文化的一蹶不振而一度衰落。“此外，奇志大兵的分手，以及杨五六先生的过世也使湖南的相声走向低谷。”

2009年，为了给相声演员

【兼职为主】

艺人收入主要靠商演

杜鹤影是长沙某高校的辅导员，平日里的他总是身着干净的白衬衫、腋下夹着厚厚的文件夹，行色匆匆地奔波在校园里的每一个角落。大到参加一场会议，小到为同学传达信息，他事无巨细地处理着学生工作。然而，每周六的晚上，他却如同换了个人一般，身着一长褂、手执一快板，准时出现在红星社的舞台上。“观众朋友晚上好。”不需多言，只一开嗓儿便尽是北派相声艺人的范儿，身上再也不见“杜老师”的影子。

“我从小就喜欢听相声，大

提供一个登台表演的地方，大兵先生成立了湖南第一家专业的相声剧场——笑工厂。然而，笑工厂成立后，却并没有立刻将湖南的相声事业推向新的高峰。“因为之前没有做剧场的经验，而且大兵老师也一度为‘到底是艺术趋附于市场，还是艺术引领市场’的问题感到迷茫，再加上湖南专业的相声演员数量有限，所以导致经营困难。”据陈小锋透露，演员青黄不接、找不到合适的经营方式，使笑工厂与观众间的纽带难以建立。“现场的观众时满时不满，更糟糕的是，由于缺少推广，大多长沙市民根本就不知道笑工厂的存在。”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，包括笑工厂在内的很多相声演员不能以此为生，纷纷找寻其他工作贴补家用，这更导致人才的流失，陷入恶性循环。

开始经营笑工厂后，陈小锋发现了一个严峻的问题：几乎每一个来到现场的观众，都会在节目开始前询问“有没有大兵老师”。“这对于市场培育而言，是非常可怕的现象，说明观众对于相声的认知还基于单个的演员，对相声本身是缺乏了解的。”

二就在学校成立了相声社团。”杜鹤影告诉记者，相声与所有的曲艺艺术相同，十分看重师承。为了能够真正融入相声圈子，他大二起便想方设法与圈内的前辈建立起联系，终于得以拜入著名相声大师芦克宁门下，“我师父师承王双福先生，红星社第三代掌门人，从艺四十多年，艺术修养很高的。”杜鹤影的脸上洋溢着骄傲，“相声这行讲究师父带徒弟，也讲究口传心授。除非本事奇高，否则必须是师授、有门户，才能真正得到行内认可。”

“红星社一周只有一场相



杜鹤影与其师哥王祖洪在红星社演出。

声演出，几乎每周六我都会来表演节目。”对于杜鹤影来说，相声演员是他辅导员外的第二重身份，也是他在艺术道路上最执着的追求。据他介绍，在湖南，拥有“双重身份”的相声艺人占绝大多数。“很多艺人本身就是电视台、电台的主持人，或者是老师。”据了解，笑工厂演员规模在40人左右，常活跃在舞台上的在20人上下。而红星社的演员大约30人，经常登台表演的则约15人左右。杜鹤影表示：“湖南的相声演员是专业的，不是职业的，说相声更近似于兼职。”

说相声只能保证演员基本的生活，却无法让演员很好地生活。记者从网上了解到，以红星社为

【几经浮沉】

相声事业再次迎来繁盛

湖南曲艺家协会秘书长原野是地道的哈尔滨人，她师从姜昆，用行话讲，是姜家门的。在她看来，湖南相声的长期没落，与没有成熟的梯队建设有关。“在北方，民间就有相声培养机构，小学和大学也会将其纳入课程，而湖南地区的教育系统并不是很支持。”其次，相声在湖南地区的发展也深受普通话的限制。“平时大家习惯说方言，缺少专业的培养，即便想要学习相声，在语感方面也不够成熟。”此外，原野认为创作一直是湖南相声的短板。“湖南相声的创作人才十分薄弱，一方面是因为缺少熏陶，另一方面则还是因为没有专业的团体，以及没有硬性的指标评判。”

同时，长期不重视推广，也是湖南相声一直处于只在圈内红火状态的重要原因。原野告诉记者，此前，笑工厂一直未能真正实现很好的盈利，直到2016年笑工厂从北京请来专业的经纪人推广，才逐渐有了起色。据笑工厂总经理陈小锋介绍，来到长沙后，他与同事对相声作品、经营模式和宣传策略进行

例，红星社每周在画意江南有一场演出，座位在200个上下，而每场的门票在60到80元间不等。记者粗略算了一下，即便是在满场的情况下，整晚的票务收入也只是一万多元，再扣除场租和工作人员，所剩无几。杜鹤影告诉记者，他们在剧场的演出收入不多，作为相声艺人更多的收入来源，还是要靠外面的商演。“接商演基本上靠人脉，以及圈内口耳相传。”杜鹤影透露，每年年底的时候是相声表演的旺季，腊月时几乎每天都有行程，小年那一天就赶了3个场子，只那一段时间，他就收入了几万元。“这都是看天吃饭，一年也只有这么几天。”他无奈地叹道。

【凤凰涅槃】

湖南相声需双管齐下

谈到湖南相声事业的近况，原野表示，湖南目前的两家相声剧场，笑工厂是南派相声和传统相声相结合，红星社则是典型的北派相声，两个社团都推出了一大批颇具影响力的演员。“比如笑工厂推出了刁子、熊壮，还有红星社推出了讲评书的刘德驻，都深受老百姓的喜爱。”除推出了一大批相声界的新人外，去年推出的“笑满三湘——送欢笑下基层”系列演出还被央视报道。

当谈到相声事业未来的发展时，她表示，湖南的相声需要紧跟时代的发展和政策，一定要得到政府部门的认可和支持。“湖南相声的发展需要双管齐下，既要有商演作品，也需要主题作品。”原野认为，只有紧扣时代脉搏的艺术作品，才能够走向更高更远的平台。“比如周卫星老师的《二孩政策》、《精准扶贫》等作品，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深远的影响。”此外，她还提出，希望相声事业能够得到教育部门的支持，让相声走进校园。

陈小锋对此也深表赞同，他认为由于时代的变迁，相声也需要跟着时代改变创作思路，同时改变主题、立意和框架结构。“艺术机构，作品才是生命力。”他表示推广成功与否关键不在于推广的方式，而在于作品本身。“只要作品好，自然就会有主流媒体和网络媒体争相播放。”

了大量改革。“我们开始创作有湖南特色的喜剧作品，将许多传统相声本土化。将北方的相声进行改编，融入本土内容，变成湖南人喜欢的作品形式。”

“在宣传方面，我们将和观众的纽带从线下搬到了线上，我们把作品发布在笑工厂的公众号上，发现竟然有很多人非常喜欢，许多长沙市民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湖南还有个笑工厂。”陈小锋告诉记者，经过一年多的经营，笑工厂微信公众号的粉丝已经从他接手时的不到2000人增长到了如今的近600000人。每一期推出的作品阅读量在一个小时内就可以突破1000000+，搞笑视频单集的点击量在50000000+，最高一期点击量达到1.2亿。”这足以证明大家是喜欢看相声的。此外，陈小锋还尝试着在公众号上发一些正能量的声音，吸引社会各界主动关注。同时，笑工厂在推广长沙弹词方面也做了许多努力。“我们每一期都会用长沙弹词开场，越来越多的观众喜欢上了长沙弹词。”